

說語序

楊劍橋

復旦大學中文系

近年來一些外國學者認為現代漢語的語序正在由 SVO（主謂賓）向 SOV（主賓謂）演變。其實在現代漢語中，賓語置於動詞謂語之前是有條件限制的。條件就是表示遍指或強調，如「我哪兒都不去」、「山上一棵草也沒有」。有時賓語前置還要借助介詞「向」、「把」等，如「我向他學習」、「他把這看了一遍」，不過一般認為這時的賓語已經轉化為狀語。因此，認為現代漢語 SVO > SOV 的觀點是不正確的。而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，遠古漢語的語序則是 SOV，到後代才逐漸演變為 SVO，因此漢語的語序並非 SVO > SOV，而恰恰應當是 SOV > SVO。

我們說遠古漢語的語序是 SOV，有兩個證據。一、上古漢語仍然留存着 SOV 的遺跡，這種遺跡主要是否定句中代詞賓語前置、疑問代詞賓語前置、助詞「是」和「之」等幫助的賓語前置。其中，疑問代詞做介詞的賓語也要前置，如《戰國策·趙策》：「子將何以待吾君？」《孟子·離婁下》：「君誰與守？」其原因是介詞「以」、「與」等都來源於動詞。二、跟漢語同源的藏語、羌語、彝語等也是 SOV，例如藏語「他酥油茶喝」（他喝酥油茶）、羌語「他我批評」（他批評我）、彝語「貓鼠抓住」（貓抓住了老鼠）。

遠古漢語不僅主謂賓的語序為 SOV，修飾語和被修飾語的排列順序也與今不同。這方面的證據更多。如《詩經·小雅·正月》：「瞻彼中林，侯薪侯蒸」，毛傳：「中林，林中。」《孟子·公孫丑下》：「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」，「中國」即「國中」（都城中）。《漢書·五行志》引京房《易傳》：「厥風微而溫，生蟲蝗，害五穀」，「蟲蝗」即「蝗蟲」。《孟子》中的「奕秋」即「秋奕」（名叫秋的棋手）。《莊子》中的「庖丁」即「丁庖」（丁廚師）。《左傳》地名「城濮」即「濮城」。現代地名「鷄公山」即公鷄山。上海話「菜乾」即乾菜，「人客」即客人，「乳腐」即腐乳。廈門話「牛公」即公牛，「鞋拖」即拖鞋，「風颱」即颱風。這種語序在南方少數民族語言中也普遍存在，如傣語「nam（水）nom（乳房）」即乳房之水（奶汁）、「nam（水）ta（眼）」即眼中之水（淚）。這可能反映了少數民族語言與上古漢語的密切關係。

當然遠古漢語這種 SOV 和被修飾語置於修飾語之前的語序，在上古已經大有改變，到魏晉以後就跟現代漢語差不多了，因此像杜甫「紅豆啄餘鸚鵡粒，碧梧棲老鳳凰枝」這種詩句，就該是修辭問題，而不是實際語言的語序問題了。